

## 听雪

◎ 南化公司硫酸磷酸肥部 王 殿

深冬的雪夜，周遭一片静谧，仿佛连心跳的声音都能听见。窗外，雪花飞舞，风吹过，带来“簌簌”雪落的声音，很轻、很轻，犹如低低地吟唱，很是动听，如果不用心是听不到的。

听雪而眠，是一种诗意。闭上眼，半梦半醒间，让心灵在静寂中澄净，让思绪渐渐飘远，就会感觉一种若有若无地声音，远了、近了，弱了、强了，渐渐地一丝温暖、一丝忧愁、一丝欣喜浸入心间，莫名的惆怅、无措也悠然升起，不经意间，人仿佛也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了。

雪，悠悠地飘落，洁白晶莹，似絮之轻，弥天漫地。纷纷扬扬中，让人把心情寄予。静静地听雪，纯净中略带慵懒，迷糊中略带清醒，仿佛能听到雪落地的声音，能听到夜归的人伴着落雪，“咯吱咯吱”地步履声，极富韵律，深深浅浅的脚印伸向远方。窗外偶尔响起被大雪折断的枝桠声将银白清冷的世界惊起一阵骚动，旋即又归于平静。

静静地听雪，仿佛置身漫天遍野皑皑白雪覆盖的山中夜晚，孤零零地小木屋，屋内温暖舒适。屋外，风裹着雪花飘落在屋檐下的铃铛，偶尔听到低微的“当、当”，让雪夜更加宁静、唯美、缱绻，犹如恋人间缠绵的充满哀愁的恋情。

雪落的声音，簌簌地。寂静，更寂静。隔着窗户，听着，似乎有雪花撞了上来，接着盘旋，又缓缓而下。躺在床上，一片回忆，亲人的影像脑海中闪现。还是雪夜，一把伞，罩不住的雪花，男人宽阔的后背上驮着病中的小女儿，身后紧跟担忧的妇人，脚印深深浅浅的在他们身后蔓延，温暖却慢慢聚集。

雪夜听雪，用心则有。当尘嚣远去，听那簌簌的落雪声，纯净中略带着淡淡的忧伤，轻轻的，静静的，似有似无，音韵无边，诗意无限，轻叩着心弦。用心谛听雪片在空中的飘荡，宛如置身晶莹剔透的世界，让人多了一份神思与灵动。

静静地听雪，需要单纯的心境，在心经梦净之时，静静地听雪，让尘世的浮躁与喧嚣悄然远去，心中只有清静空灵的情绪。

## 冬日故乡

◎ 河南南阳浙川石油分公司 黄龙江

冬至以后，恰逢腊月初，距离农历新年渐近，此时可是豫西南丹江湖区山乡最闲散的日子，村里犁把锄头早早上了墙，牛羊美美入了圈。此时最常见的是身穿老棉袄，头戴火车头帽脚踏千层底的父老乡亲们依偎在村场大院一隅的和煦阳光下，唠唠叨叨话桑麻的情景。如今，这些画面只有在画家或者摄影师的收藏里才有的，那些近去的，不见了农民春耕秋收忙碌的身影，不见了收割机在田间的隆隆穿梭，不见了一垄垄、一行行随风摇曳的翠绿麦苗，唯有稀稀落落的常青树镶嵌在土石之上，■岩巍峨，苍鹰盘旋，各种不知名的草木芳华不在。

故乡的冬天就像艳丽的村姑退去初婚的嫁妆，又似少女一步步迈入老妪之年，落叶飘零，山寒水瘦，好一幅苍山如黛的山水写意。真可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山石相望，枝桠无言，大地不语。故乡的山丘无伟岸之姿，偌大连片的灰白之上凸现的是历经岁月风化的嶙峋；它无飘逸之态，因为季节所赐的层林尽染已成昨日黄花，鸟语花香，车马喧嚣过后，有的只是一份千帆阅尽的淡定和笑着看升生的澄澈心境。无须云蒸霞蔚，无须众人仰望，数不尽的草木根植于故乡山丘之上，春润它绿，秋染它红，就连万物凋零之时也与它同枯同荣。它并不孤独，大自然赋予它一份恒古久远与地老天荒！

旧时那些红粘土夯筑的城垛般高高低低的青瓦硬山老房子与几处白墙红檐的新舍，成了故乡冬日里最炫目的写意与白描。每当晨曦微露，四野渐红，江湖朦胧，枯桠直指苍穹；沿丹江湖滨，袅袅炊烟，如丝如带，飘忽于山腰梁脊，一派肃穆、肃杀的北国风光；如有一场落雪，麦盖三床被，江湖肃静，大地洁白，更有一番冬日风情，踏雪过山寨，偶遇山鸡腾空，群鸦飞舞，百雀啁啾，狡兔雪奔，惬意至极，乘兴而去，尽兴而归。

记得旧年的故乡，冬日里看似毫无光景，但此时却是农村蛰伏与休养生息的大好时光，老老少少的庄稼人都可以真正闲暇起来。三五成群，走亲串友，高朋益友环坐土屋中堂的泥火炉旁，燃起一块老树疙瘩，家长里短，乡村故事，谈天说地，好不热闹，孩子们在火堆里烤玉米，烧鱼片更是热闹非凡。每遇谁家红白喜事，大伙都去帮忙，大碗喝谷子酒，大块吃腊肉，大块朵颐极了。尤其是上房内主宾按传统礼仪坐毕，斟枚划拳，敬酒劝菜，一直闹到东阳西斜，张灯时分，才晕晕乎乎的回各家，此时少不了产妇的嗔怪、孩子的哭泣与柴狗的吠叫。

对于青壮年农人，冬日最是无趣时光，除了到牛棚里添添草料，给山羊喂喂水就是和媳妇打情骂俏一番。冬天也是孩子们的另一番天地。放假了，落雪了，孩子们就在打麦场里打雪仗、堆雪人，到柴垛的一角取冰锥玩，倦不思归啊，似乎不知天下还有个冷字。最喜欢和大人一起到湖滨刨开冰层捉鱼逮虾，孩子们常常把鱼虾装在罐头瓶里玩，玩腻了就喂小猫小狗。

过了腊八节，日子就一天一天接近小年了，孩子们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了。这个时候，大人们不再严厉对待孩子们了。并且可以穿新的，争压岁钱、买炮仗玩，吃大鱼大肉。迄今，人们都过上小康生活，屡见肉菜，对过年的期盼淡化了，村民都搬进新社区的洋房里享福了。无怪乎老人们常说：天天都在过年哩！

这个冬天的雪姗姗来迟，坐在阳台遥想昔日落雪故乡的黄昏，黄昏里雪花飞舞的景象，那雪弄里江湖一色的厚重，那令人眩晕的雪光里红红的太阳。但愿故乡的雪花会如期而至，就像游子返故乡。

已经好久没吃到江山米糕了。记忆大门缓缓打开，思绪便飘向了儿时过年时节的那一幕幕。

老家在江山的一个小乡村里，村庄清新自然，充满了生机，可谓是小桥、流水、人家的真实写照，每当临近过年，家家户户便张罗着各色的好吃的东西，妇女们忙着灶台上“双抢”，大爷爷们忙着将地里的天然蔬菜尽收家里，娃儿们则成群结伴的串门——吃“百家食”，家家户户喜气盈门。而最令我心动的便是，临近过年时，妇女们做的“江山米糕”。它扑克牌大小，薄薄的，上面洒满了花生末、芝麻、核桃末、红糖等，咬到嘴里，翠翠的，酥酥的，甜而不腻，香儿润心田……想起小时候，砸吧嘴，只管吃，根本就不知道这香酥的米糕是如何制作而成，一直到了上高中，略改“贪吃性”的我，才文静的去了解，这些美食的形成过程，原来还真不简单。

江山米糕，顾名思义，主材料是米。曾听妈妈

银蛇呈祥辞旧岁，金马奔腾迎新春。伴随着《欢乐中国年》的歌曲，“金风送喜来，迎春花已开，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百年梦已圆。千年手相牵，中国走进新时代，恭喜恭喜中国年，五谷丰登笑开颜，恭喜恭喜中国年，歌声万里连成片…”人们的心花怒放，喜悦涌上心头，是美、是甜、是福、是乐。

在浓浓的年味里，心中的幸福指数，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抿着嘴乐，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新与不新的变化**

追求时尚，年味也在不断翻新。就说吃年夜饭，不新的是老习俗，年三十吃饺子，新的是味道不同了。舌尖上的文化，也呈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家里的年夜饭制定个食谱，想了一阵，一改往年的老调，想起网络兴起的名字，也动了脑筋。皮冻改成“和谐凝聚”；大虾起名“一路走红”；猪肘标上“平安四季”；鲤鱼上桌臧成“金鱼报春”，菜还是那个菜，吃个喜庆，吃个欢乐，也引出不少与时俱进的话题。还有家常凉菜，叫“网聊粉丝”，引来那是一个开怀大笑。

眼下，大鱼大肉，不是最爱。什么“婆婆丁”、“窝窝头”，大家抢抢这个口头福。有的走出家门，到饭店订餐。生活富足的变化，给年味注入了文化品位、情感品位、时尚品位。更有甚者，全家总动员，来个出国游，在异国他乡过个“中国年”。

**远与不远的变化**

除夕夜的傍晚，刚从厂区广场看完放礼花回来，一脸的喜悦，一腔的祝福，一脑的希望，一身的寒气，回到家里，孩子喊：“快，老二等你唠嗑呢。”从电脑的屏幕上，老二正和这边的哥哥闲谈着。我接这话头，没有什么准备，一边脱下外衣，一边搭着询问：“怎么样？年办好了吗。”除夕夜，远在中山市的孩子给家人通过网络探头拜年，视频一打开，天南地北，远隔千山万水，变得不远了，就在眼前。

如今，信息社会，拜年方式更加丰富多彩，传统的团拜、登门拜访依然沿袭，但电话拜年、短信拜年、网上拜年等新兴拜年方式也愈来愈时兴。这

# 油海文苑

## 舌尖上的年味儿

◎ 浙江衢州石油分公司 周淑莲

说过，可别小瞧了这米，是非常有考究的。以四成糯米、六成粳米混合而成，将他们浸水洗净，然后泡上水，等米将水吸饱后，然后放到木头做的蒸笼里蒸，蒸完后再晒，然后放到我们农家的大柴灶锅里炒熟，而且这炒，也是一门学问，要不断的翻炒，炒至米成焦黄状，然后拌入红糖，根据大家的口味喜好，掺入芝麻、桂花、茴香、核桃肉等，然后将这些原材料，大包小包的扛至我们村上的磨坊，将它们细磨成粉，然后拌入花生等，入甑蒸熟，而在我印象中，蒸的那一时刻，“吃货”的我必然在场。因为，刚出笼的那米糕，热气腾腾却芳香

些方式虽然不如登门拜年直观、感性，但非常方便、高效，人们可以更随意、更恰当地把握拜年时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观念和生活节奏，是古老的年节民俗与现代信息化生活方式相结合的产物。

同时，网络可视拜年、手机短信拜年把拜年内容与优美诗意的文采、真诚幽默的情感巧妙精致地结合。利用探头可视拜年，心里是个乐，是社会的进步，是科技的发展。内容极富个性，或轻松幽默、或充满情趣、或极富哲理、或谆谆教诲、或

## 年味里的“幸福指数”

◎ 大庆油田第四采油厂 朱天日

温馨浪漫、或真诚祝福，形成拜年民俗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其实，不管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拜年形式怎么变化，发自人们内心的春节祝愿和祝福是永远不变的。

**香与不香的变化**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的童谣，是老掉牙了。过去，有“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老嗑。现在也变了，一个电话，亲友可拜年问候；一个视频，亲友可相互祝愿；一张车票，亲友可佳节团聚。新年吉祥，除夕夜的团圆饭，虽然没有老亲少友在一起，可“年夜饭”餐桌上，确有丰盛的家乡菜，让人有浓浓的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受。前几天，远在兴凯湖畔的妹夫千里之外来油城串门，特意带来了独有的白鱼、湖虾，还有自家养的“溜达鸡”。老伴在老家的乡亲，表姐是养猪户，感情给了一角猪肉，还有粘豆包等一些纯绿色食品，这些饱含情意重的“土特产”，吃着那个香，感受着浓郁的亲情。年味里，满满的是亲情、是思念、是祝福。

**亮与不亮的变化**

灯，在心中，是人生希望的光亮。灯，在家门

四溢，妈妈每端上一笼米糕，立马便要切掉边缘那一圈，然后才整齐划一的将这些米糕切成片状。你可知否，那边缘一圈，是我最爱，是一笼米糕中的精华，不仅形状好玩，圆圆的一条，而且毕竟是最热的一刻，软软的，绵绵的，香香的，甜甜的，甚至有种入嘴即化的感觉。而在妈妈完成整个切片的最后，那剩下的一块“尾巴糕”，也是非我莫属的，因为等一笼切下来以后，最后切的那一团已经有点儿硬了，但它完全不影响我的喜爱，因为这稍硬后的糕头，非常有嚼劲，将这些酥软咬入口中不停的翻嚼，你知道，有多少唇香留

口，是向往美好生活的航标。万家璀璨，和谐灯展文化献给杏北人的是精神盛宴，是星光满天，是多彩灿烂……灯的变迁，心境的升华，折射的是油田人幸福感的提升，舒展的是一幅美好生活的绚丽画卷。

记得七十年代，自己刚顶门过日子，爱人单位为照顾我们，把一个原准备养猪的房舍给我们安家，第一次迈进这个“家”，我这个主人都傻眼了。屋顶一个大天窗，三口准备熬猪食的锅灶，四

周房框没窗没门。收拾起来一切从白手起家开始，自力更生干了一个多月，才躺在炕上睡了消停觉，做了个美梦。还别说，在这个家里过第一个团圆春节，做土豆挂浆，糖熬糊了，可那快乐劲仍记忆犹新。我用水桶冻个冰灯，里面放个蜡头，放在门口，成了节日的一束光亮。

后来第三次搬家，情况变得就更好了，住上了瓦盖砖柱房，我家还购置了18寸彩电，添了不少现代化生活用品。我在缝纫机上进行新闻写作，爱人坐在铺有席梦丝垫的床上备课，自得其乐。年三十厂区放礼花，领着孩子一家人出去逛一圈，开了眼界，觉得年过得美透了。我在窗前安了3个红色灯泡，每晚点亮，烘托出喜庆的气氛。

变化太快了，住上楼房后，阳台又是宫灯、又是大红灯笼，还有五花八门新型的彩灯。厂区的灯展，冰情雪韵迎新春 流光溢彩赞和谐，更加令人感叹，令人赞美。每年从小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看花灯、鞭炮齐鸣、吃汤圆，好不热闹。厂区华灯初上，火树银花不夜天，广场的景观在夜幕和白雪的映照下，分外妖娆，数千杏北人欢声笑语，冰含韵，雪融情，灯璀璨，花争艳的杏北广场观灯的人群络绎不绝。

之吗？我心动，神动，而嘴不停的动……整个米糕切片，一定要趁热切，否则凉了以后便便邦邦，不利于切片了。甜中发香，松软适口，便是我对江山米糕的一个口感的形容。

曾问过妈妈，为何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做米糕，妈妈回答很含蓄，糕，高，步步高升嘛。平时农村里大家都忙着地头田间，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得空闲，此时不做糕，何时做糕？嘿嘿，果真如此，难怪，一年到头，春节时段是吃得最爽的。

从此，米糕，成为了过年的一种代名词。

从此，米糕，成为了我这位吃货情有独衷的食品。

在这里回忆制作米糕的过程的时候，我曾吞咽过好几次口水，我能感受到，我的味蕾已经向我发出了指令，江山米糕，已离期不远，是时候回家看看了。

我的内心，因舌尖上的年味儿而跳动……

厂区已连续举办十四届春节灯会，已成为“和谐杏北”的一张文化名片，每年独具特色的灯展文化，向八方游客展示着杏北大地独特的魅力，彰显杏北人扎根油田、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对油田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

全厂员工及其家属与游客在这里观赏灯展，感受新春和谐乐章的奏响。对四厂员工来说，“灯展”就如同“春晚”一样，伴着杏北员工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给大家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灯光斑斓，色彩纷呈，奏响和谐的生活乐章，是那样打动人心弦，是那样神奇悦耳，是那样迷人美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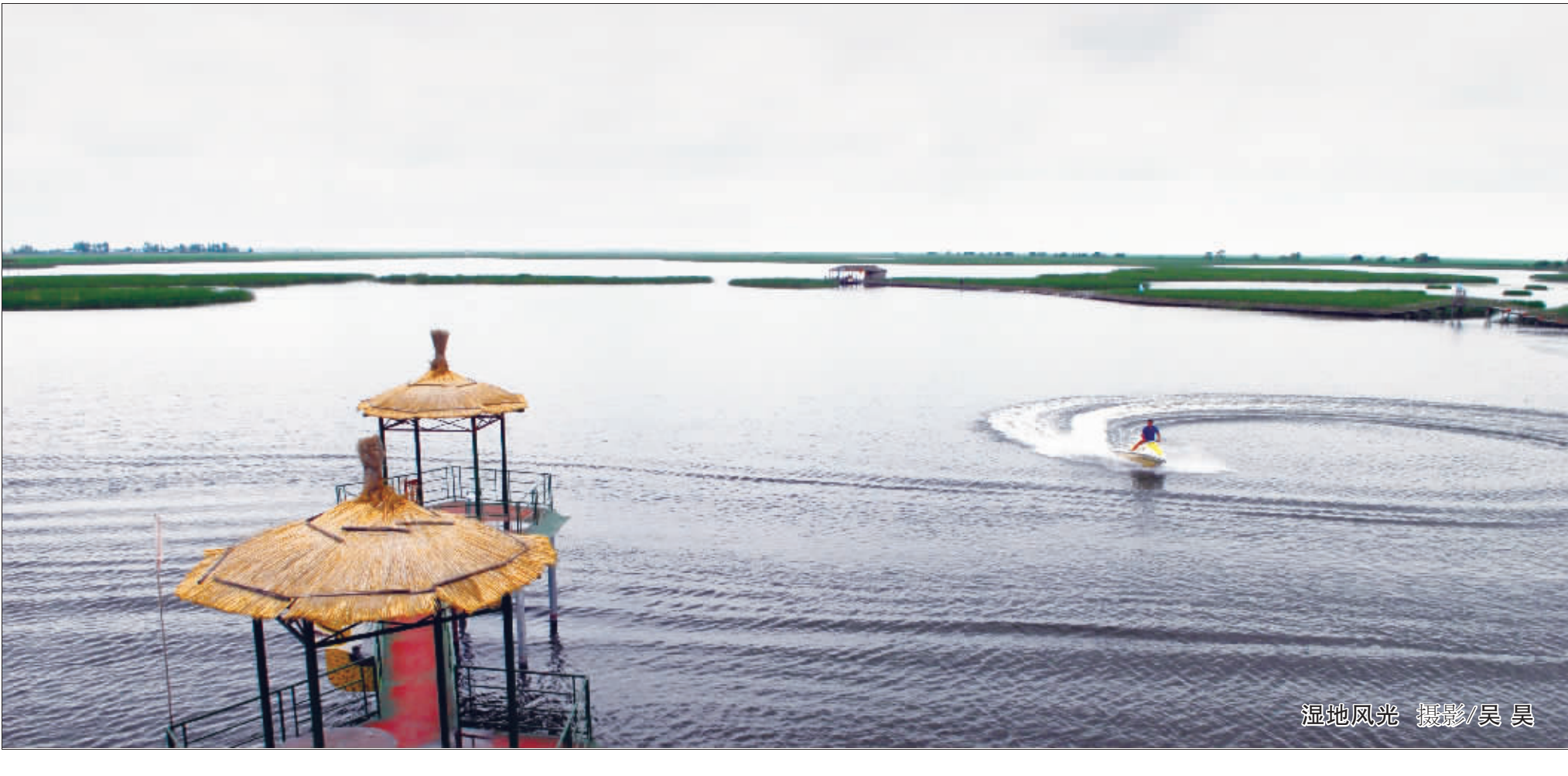
**看与不看的变化**

在记忆里，刚有电视那阵子，“抢电视看”都上瘾了，这样说一点都不过份。1978年每天晚领着两个孩子，从学校的窗户钻进去，一屋子人，瞪眼看一个台，有时没信号，总是雪花，就是这样的情况，还是舍不得离去。因为，在电视机前打发时光，是唯一的选择。后来，借钱买了台黑白的电视，成了自家的“宝贝”，又特意做了个布罩，整日套在上面。随着改革开放，日子好多了，连着换了4台彩电，大个头的、液晶的、倍投的。现在，又是电脑、平面手机、有了“不看”的新空间。看的人，仍沉迷在怀念的幸福之中。选择“不看”的后生，在网络的世界里遨游，寻求那更美好的梦想。

生活是甜蜜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是美满的，生活是快乐的……感受到了吗？是党的温暖，是社会的祥和，是企业关爱，“今天是个好日子”，讲述一个老石油过年情景的“万花筒”，年味里跳跃出一串幸福的乐章，一个无比快乐的咏叹调，一腔油然欣慰的自豪感。

品品年味，敲响的是钟声，走过的是岁月，留下的是故事，带来的是希望，盼望的是美好，送来的是祝福。

用欢笑绘出美好，用祝福写出吉祥，用甜蜜描出如意，用快乐炫出顺利，用鞭炮渲出新年的欢腾。分享年味里的“幸福指数”，中国梦，是美好、是璀璨，是多彩无限。



湿地风光 摄影/吴昊

## 一抹乡愁

◎大庆油田电力集团宏伟热电厂 梁涛

乡愁最浓的时候是在单位住独身的日子。有时深夜里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寝室的床上，看着窗棂上透进的月光，一抹乡愁就会不自觉地划入怀中，想家就成了挥之不去的字眼。刚到大庆的时候，最快乐的是接到亲人的来信。一封信总是反复地看，读信的手始终不肯放下，好象放下了，就看不见亲人的期盼，闻不到家乡的气息。那时看电视、看报纸，只要有关家乡的消息，都能让我的目光在此停留，哪怕是家乡的天气预报，都要看上一看。最难的是一个人病在外头，才感受什么叫无依无靠，孤苦伶仃，那才是乡愁最重的时分。刚开始想家时，常把家乡的徽章别在胸前，这是一枚刻有家乡名字三江旅游节纪念章，好象戴上印章，家乡

就在我身上，家乡就是我的信念，会给我很多的勇气。后来想家就成了手中的热线，我在这头讲，父母在那头听，在那头不住的叮嘱。再后来，生活条件允许买私家车了，想家就会化作成飞驰的车轮，不停地向家乡奔去，在节假日里，我就会站在故乡的松花江畔，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每次想家，这难解的乡愁总让我为一振，平添许多力量。

我很喜欢读思乡的作品，那些作品总是把乡愁描写的那么真挚，脍炙人口的佳句总能够让我产生心底的震撼。王维的乡愁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是对家乡亲人的思盼；李后主的乡愁是“雕栏玉砌应尤在，只是朱颜改”，是对故国不堪的回首；于右任的乡愁是葬我于高

山之上兮，不见大陆的泪眼，是孤悬海外，不能魂归故里的遗憾；余光中的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一湾浅浅的海峡，是慈母手中的线、游子身上的衣。我的乡愁是那刻不断的故土情结，尤如艾青先生诗云，“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想家，想家，想来想去，离家已经二十个春秋。这其中随着恋爱、结婚、生子和工作 的奔忙，乡愁一点点的淡了，就象一杯开水自然地冷却了，我慢慢地适应了做一名外乡人。但乡愁是抹不去的，时常在梦里，还会回到家乡的老屋，童年的我与儿时的伙伴在一起玩闹，仿佛又找回了离家前的快乐，暂别了乡愁。但那只是梦啊，家乡的印记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难以抹去。为什么我还偏偏眷恋那片土地呢，因为那里有根，记录着我最初的世界，这是一种无法抛却的如同落叶归根般的情愫。我知道，那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乡愁，不会随时间走远而离去，只会慢慢发酵，发酵，发酵成醇厚的思念，偶尔一碰，依然会让人泪如雨下。